

# 苏轼讲周易

白话《东坡易传》

□杨军 / 译

就总体而言，贞就是正，当其变化的时候，就发展为事物各自的「情」，是无所不至的，当其循着相反的方向运动的时候，就要各自面对其「性」，由「性」以至于「命」，这就是将其称为「贞」的原因。世上讨论「性」与「命」的人很多了，借此粗略地谈一谈这个问题。



长 春 出 版 社

杨军译

# 苏轼讲周易

白话《东坡易传》



長  
春  
出  
版  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苏轼讲周易:白话《东坡易传》/杨军译.—长春:长春出版社,2010.1  
ISBN 978—7—5445—1077—6

I. 苏… II. 杨… III. ①周易—研究 ②东坡易传—译文 IV. B221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92071 号

---

## 苏轼讲周易:白话《东坡易传》

著 者:杨军译  
责任编辑:张耀民  
封面设计:王国擎

---

出版发行:	长春出版社	总编室电话:	0431-88563443
	发行部电话:0431-88561180	读者服务部电话:	0431-88561177
地 址:	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		
邮 编:	130061		
网 址:	www.cccbs.net		
制 版:	恒源工作室		
印 刷:	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		
经 销:	新华书店		

---

开 本:	787 毫米×1092 毫米	1/16
字 数:	251 千字	
印 张:	13.5	
版 次:	2010 年 1 月第 1 版	
印 次:	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	
定 价:	24.80 元	

---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0431-84652148

## 写在前面

“易学”是传统文化中最为艰深的学问，也是在当下最为流行的传统学问。历史上，“易学”最为繁荣的时代无疑是宋代，一批“易学”大师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的经典之作，是我们今天研究《周易》的必读书。由于语言的变迁，更由于“易学”本身艰深难读，这些著作对于今天的普通读者来说，在理解上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，因此我们想到将一些“易学”名著译为白话文，以飨读者。

本次共选译了四种宋代的译学名著：程颐的《伊川易传》、苏轼的《东坡易传》、司马光的《温公易说》和朱熹的《周易本义》。

程颐的《伊川易传》虽然没有解释《周易》原书最后的《系辞传》《说卦传》《杂卦传》，但在“易学”史上，其作为义理派“易学”第一经典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。就在宋代，《伊川易传》已成为义理派著作的楷模，也可以称得上是“易学”经典的郑刚中《周易窥余》、项安世《周易玩辞》，都是以《伊川易传》为本来解说《周易》，宋代以后的义理派著作，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受到《伊川易传》的影响。时至今日，也许我们可以说，不读《伊川易传》，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义理派“易学”。

《东坡易传》，又称《毗陵易传》《苏氏易解》，是理学支派蜀学的核心著作。据苏轼的侄孙、苏辙之孙苏籀在《栳城遗言》一书中回忆，苏洵晚年研究《周易》颇有心得，作《易传》，未及完成而去世，临终前嘱咐自小研读《周易》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完成此书。由此可见，《东坡易传》现在虽然题名为苏轼所撰，实际上是作为唐宋八大家的“三苏”父子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，是“三苏”研究《周易》心血的结晶。

司马光虽然以史学家知名，但其“易学”也颇有独到之处。司马光在《答韩韩国书》中提到：“常病辅嗣好以老庄解《易》，恐非《易》之本指，未足以为据也。”应该说此见解非常精辟，这也是其写作《温公易说》一书的本旨。遗憾的是，司马光生前未能完成《温公易说》一书，仅留下一个残稿，在宋代已不多见，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将之列入失传著作，幸赖《永乐大典》的称引得以保存，清代修《四库全书》时由《永乐大典》中抄出，使这一“易学”名著得以传世。

朱熹《周易本义》虽然是以义理派思想为主，但其将宋代“易学”三大分支——义理派、象数派、图书之学的成就融为一炉，在宋代以后，《周易本义》受到学界特别推崇，除与科举考试有关外，应该说，也是有其学术方面的原因的。

上述四种“易学”名著，虽然都是义理派经典，但各有侧重，对《周易》的解说

都自成体系、各有特色，因此我们将其对《周易》的解说部分全部译为白话文，希望有助于初学者阅读理解这些“易学”经典。本次翻译的底本都是采用长春出版社“十八名家解《周易》”丛书本，在翻译的过程中，也对原书和标点作了重新的校对，并改正了个别的错误。

“易学”著作中包括许多术语、特殊语汇、固定用法以及一些约定俗成的语汇，都有其特殊涵义，如果采用直译的方法，初学者不仅对这些术语无法理解，可能对含有这些术语的句子仍不容易理解其真正的涵义，这就失去我们将之译为白话本的意义了。因此，我们在翻译这些“易学”著作时，很多地方采用意译的译法，译文不是与原文的字句绝对对应，而是有一点解释的性质。这些地方读者自然不难分辨，谨在此提醒读者注意，并敬请各位读者理解。

由于我们对“易学”所知有限，时间又比较仓促，错误在所难免，尚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杨军

2009年10月14日於闲置斋

# 目 录

写在前面 ..... 1

## 卷 一

乾.....	1
坤.....	7
屯.....	11
蒙.....	13
需.....	15
讼.....	17
师.....	20
比.....	22
小畜.....	23
履.....	26

## 卷 二

泰.....	30
否.....	32
同人.....	34
大有.....	37
谦.....	39
豫.....	41
随.....	44

蛊.....	46
临.....	49
观.....	51

## 卷 三

噬嗑.....	53
贲.....	55
剥.....	58
复.....	60
无妄.....	62
大畜.....	65
颐.....	67
大过.....	70
习坎.....	72
离.....	75

## 卷 四

咸.....	78
恒.....	80
遯.....	83
大壮.....	85
晋.....	87

明夷	89
家人	91
睽	93
蹇	96
解	98
损	100
益	104

### 卷 五

夬	108
姤	111
萃	113
升	116
困	118
井	121
革	123
鼎	126
震	129
艮	131
渐	134
归妹	136

### 卷 六

丰	140
旅	142
巽	144
兑	146

涣	148
节	150
中孚	152
小过	154
既济	157
未济	160

### 卷 七

系辞传上	163
------	-----

### 卷 八

系辞传下	183
------	-----

### 卷 九

说卦传	197
序卦传	201
杂卦传	204



### 乾下乾上

**乾，元亨，利贞。初九，潜龙勿用。**

乾之所以取于龙者，以其能飞、能潜也。飞者，其正也，不得其正而能潜，非天下之至健，其孰能之。

【译】乾卦之所以选取龙作为象征，是因为龙能飞、能潜伏。飞是其常态，无法保持其常态时也能潜伏，不是天下最刚健的，谁能做到这一点。

**九二，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**

飞者，龙之正行也；天者，龙之正处也。见而在田，明其可安而非正也。

【译】飞是龙的正常行为，天是龙的正常所在。现在龙出现在田地中，说明其处于一种可以令其满意的状态，但却不是其常态。

**九三，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，厉，无咎。**

九三非龙德欤？曰：否，进乎龙矣。此上下之际、祸福之交、成败之决也，徒曰龙者，不足以尽之，故曰君子。夫初之所以能潜，二之所以能见，四之所以能跃，五之所以能飞，皆有待于三焉，甚矣三之难处也！使三不能处此，则乾丧其所以为乾矣。天下莫大之福、不测之祸，皆萃于我而求决焉，其济不济，间不容发，是以终日乾乾，至于夕而犹惕然，虽危而无咎也。

【译】九三爻不具有龙的德性吗？回答说：不具备，但已经接近于龙了。此爻处于上下交汇、祸福转换、成败关键的时候，只是称其为龙，还不足以完全表达这种状态，所以爻辞中称“君子”。初爻之所以能够潜伏，二爻之所以能够显现，四爻之所以能够腾跃，五爻之所以能够飞腾，都有待于三爻，处在三爻所代表的时期，要想做好实现是太难了。如果在三爻所处的时期，不能处理好这一切，那么，乾卦就丧失了其所以为乾的东西了。天下最大的福、不测之祸，都汇集于三爻，是福是祸取决于在此时期如何去做，是成功还是失败，其时机间不容发，所以才像爻辞说的那样整天小心谨慎，甚至到了晚上也还警惕戒慎，然而，虽然有危险但并不会造成祸患。

**九四，或跃在渊，无咎。**

下之上、上之下，其为重刚而不中，上不在天、下不在田者，均也，而至于九四独跃而不惕者，何哉？曰：九四既进而不可复反者也，退则入于祸，故教之跃，其所以异于五者犹有疑而已。三与四，皆祸福杂，故有以处之然后无咎。

【译】下卦的上爻、上卦的下爻，两者同样都是重叠的刚爻，又不在中间的位置上，好比龙向上还没有飞腾到天上、对下却已经离开了田地那样。然而，到九四爻单单说它可以腾跃而不说它应该小心谨慎，为什么呢？回答说：九四



爻是已经前进而不可以再返回的状态，后退就会落入灾祸之中，所以才教它腾跃，四爻与五爻的区别在于，在四爻所代表的时期里还有不确定因素而已。三爻与四爻都是祸福掺杂，因此，要处之有道，而后才能没有祸患。

#### 九五，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

今之飞者，昔之潜者也，而谁非大人欤？曰：见大人者，皆将有求也。惟其处安居正，而后可以求得。九二者，龙之安；九五者，龙之正也。

【译】现在腾飞的龙，正是从前潜伏的龙，那么，谁不是大人呢？回答说：来见大人物的人，都是将要有求于他。只有处于安定状态和处于正常状况，而后其要求才能够得到满足。九二爻，如同是处于安定状态的龙；九五爻，如同是处于正常状况的龙。

#### 上九，亢龙有悔。

夫处此者岂无无悔之道哉！故言有者，皆非必然者也。

【译】处于本爻所代表的状态下，难道没有免除祸患的道理么！因此，爻辞说有祸患，指的都不是必然会有。

#### 用九，见群龙无首，吉。

见群龙，明六爻皆然也。蔡墨云：其姤曰潜龙勿用，其同人曰见龙在田，其大有曰飞龙在天，其夬曰亢龙有悔，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。古之论卦者以不变，论爻者以变。姤者，初九之变也；同人者，九二之变也；大有者，九五之变也；夬者，上九之变也，各指其一。而坤则六爻皆变。吾是以知用九之通六爻也，用六亦然。

【译】“见群龙”，说明六爻都是如此。蔡墨说：乾之姤说“潜龙勿用”，乾之同人说“见龙在田”，乾之大有说“飞龙在天”，乾之夬说“亢龙有悔”，乾之坤说“见群龙无首，吉”。古人说，讨论卦的意义要从不变出发，讨论爻的意义要从变化出发。乾之姤，指的是乾卦初九爻变为阴爻；乾之同人，指的是乾卦九二爻变为阴爻；乾之大有，指的是乾卦九五爻变为阴爻；乾之夬，指的是乾卦上九爻变为阴爻，分别指的是其中的一爻。而乾之坤指的是乾卦六爻全部变为阴爻。我因此知道“用九”是通论六爻的，坤卦的“用六”也是如此。

#### 《彖》曰：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乃统天。

此论元也。元之为德，不可见也，其可见者，万物资始而已。天之德，不可胜言也，惟是为能统之，此所以为元也。

【译】这是在论述“元”。元作为乾卦的德性，是不可见的，而可见的是万物依赖其始生而已。天的德性是述说不完的，只有这一点可以统领所有这些德性，这就是将其称为“元”的原因。

#### 云行雨施，品物流形。

此所以为亨也。

【译】这就是将其称为“亨”的原因。

**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。**

此所以为利也。生而成之，乾之终始也。成物之谓利矣。

【译】这就是将其称为“利”的原因。始生万物并生成万物，这是乾的开始和终结。生成万物所以称之为“利”。

**时乘六龙以御天。**

飞、潜、见、跃，各适其时，以用我刚健之德也。

【译】飞腾、潜伏、出现、腾跃，都分别符合其所处的时势，以发挥本卦刚健的美德。

**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。**

此所以为贞也。

【译】这就是将其称为“贞”的原因。

**保合太和，乃利贞。**

通言之也。贞，正也，方其变化，各之于情，无所不至，反而循之，各直其性，以至于命，此所以为贞也。世之论性命者多矣，因是请试言其粗。

曰：古之言性者，如告瞽者以其所不识也。瞽者未尝有见也，欲告之以是物，患其不识也，则又以一物状之，夫以一物状之，则又一物也，非是物矣。彼惟未见，故告之以一物而不识，又可以多物眩之乎！

古之君子，患性之难见也，故以可见者言性。夫以可见者言性，皆性之似也。君子日修其善，以消其不善，不善者日消，有不可得而消者焉；小人日修其不善，以消其善，善者日消，亦有不可得而消者焉。夫不可得而消者，尧舜不能加焉，桀纣不能亡焉，是岂非性也哉！君子之至于是，用是为道，则去圣不远矣。虽然，有至是者，有用是者，则其为道常二，犹器之用于手，不如手之自用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。性至于是则谓之命，命，令也，君之令曰命，天之令曰命，性之至者亦曰命。性之至者非命也，无以名之，而寄之命也。

死生祸福莫非命者，虽有圣智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。君子之于道，至于一而不一，如手之自用，则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，此所以寄之命也。

情者，性之动也，溯而上至于命，沿而下至于情，无非性者。性之与情，非有善恶之别也，方其散而有为，则谓之情耳；命之与性，非有天人之间也，至其一而无我，则谓之命耳。

其于《易》也，卦以言其性，爻以言其情，情以为利，性以为贞，其言也互见之，故人莫之明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大哉乾乎，刚健中正，纯粹精也。”夫刚健中正，纯粹而精者，此乾之大全也，卦也；及其散而有为，分裂四出而各有得焉，则爻也。故曰：“六爻发挥，旁通情也。”以爻为情，则卦之为性也明矣。“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保合太和，乃利贞。”以各正性命为贞，则情之为利也亦明矣。又曰：“利贞者，性情也”，言其变而之乎情，反而直其性也。

【译】就总体而言，贞就是正，当其变化的时候，就发展为事物各自的“情”，是无所不至的，当其循着相反的方向运动的时候，就要各自面对其“性”，由“性”以至于“命”，这就是将其称为“贞”的原因。世上讨论“性”与“命”

的人很多了，借此粗略地谈一谈这个问题。

说：古时谈“性”的人，就如同向盲人讲述他所不知道的东西。盲人从来看不见什么，想向他解释一件东西，担心他不理解，就再用另一件东西来作比喻，可是用另一件东西比喻，就又是一件东西，而不是这件东西了。正是因为他看不见，所以向他解释一件东西他才不理解，又怎么可以用更多的东西来使之迷惑呢！

古时的君子，因为担心人们不能理解什么是“性”，所以用大家可以看见的东西作比喻来讲“性”。而用大家可以看见的东西作比喻来讲“性”，说的都是与“性”相似的东西，而不是“性”本身。君子每天修养其美好的品德，以消除其不好的方面，不好的方面每天减少，最后有无法消除的东西存在；小人每天积累其不好的品德，以消除其好的方面，好的方面每天减少，最后也有无法消除的东西存在。这些无法消除的东西，在尧、舜的身上也并不增多，在桀纣的身上也不能没有，这难道不就是“性”吗！君子能够发现这一点，并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，就与圣人相距不远了。虽然如此，有达到这一点的人，有运用这一点的人，那么其与“道”经常还是分离的，就如同手使用器皿，终究不如手使用自身灵活，不知道其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就已经是这样了。“性”达到这一境界就称之为“命”了，命，就是命令，君主的命令称为命，天的命令称为命，“性”达到极致也被称为“命”。达到极致的“性”本来不是“命”，因为没有办法为它命名，而权且称之为“命”。

死生祸福无不是“命”，虽然有圣者、智者，也不知道其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就已经是这样了。君子对于“道”，要达到与之合一的境界，而不能与之分离为二，就如同手在使用它自己，那么也就不知道其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就已经是这样了，这就是我们将其称为“寄托于命”的原因。

“情”，是“性”的运动，由“性”向上追溯就可以达至“命”，沿着“性”向下发展就可以达至“情”，这一切都无非是“性”。“性”与“情”，并不存在善与恶的区别，当“性”散发出来并有一定的行为的时候，就称之为“情”罢了；“命”与“性”，也不存在自然还是人为的区别，使两者达到合一的状态，从而实现无我，就称之为“命”罢了。

对于《周易》来说，卦是用来讲“性”的，爻是用来讲“情”的，“情”可以看成是卦辞中所说的“利”，“性”可以看成是卦辞中所说的“贞”，其言辞是互相发明的，所以人们不明白这个道理。《周易》说：“乾真是伟大啊，刚健、中正、纯粹、精深。”而刚健、中正、纯粹、精深，这是乾的总体方面，指的是卦；等到其分散并且有所作为的时候，由此派生出种种情状，并各自都具有乾的一部分性质，这就是爻。所以说：“六爻发挥、旁通，就是情。”将爻视为“情”，那么将卦视为“性”也就是很清楚的了。“乾道处于变化之中的时候，事物各有自己的‘性’，各有自己的‘命’，相互间却能够保持一种最高境界的和

谐，这就是‘利贞’。”这里是把事物各有自己的“性”、“命”看成是卦辞中所说的“贞”，那么，将“情”视为卦辞中所说的“利”也就是很清楚的了。又说“利贞，就是性情”，说的是其发生变化而达至“情”，循着相反的方向运动就将对其“性”。

首出庶物，万国咸宁。

至于此，则无为而物自安矣。

【译】发展到这一步，就达到“无为”却能使万物自我安定的境界了。

《象》曰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

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，以不息故健也。流水不腐，用器不蛊，故君子庄敬曰强，安肆曰偷，强则日长，偷则日消。

【译】天哪里是因为“刚”所以才能“健”的，是因为其表现出生生不息的运动所以称之为“健”的。流水是不会腐败的，经常使用的器皿是不会被虫蛀的，所以君子保持端庄、恭敬，就能一天比一天自强；满足现状、任意妄为，就会一天比一天苟且敷衍，自强才会逐渐得到提高，苟且敷衍就会逐渐消沉。

潜龙勿用，阳在下也；见龙在田，德施普也；终日乾乾，反复道也。

王弼曰：居上不骄，在下不忧，反复皆道也。

【译】王弼说过：居于上位的时候不骄傲，居于下位的时候不忧虑，一反一复都是“道”。

或跃在渊，进无咎也；飞龙在天，大人造也；亢龙有悔，盈不可久也；用九天德，不可为首也。

《文言》曰：元者，善之长也；亨者，嘉之会也。

阴阳和而物生，曰嘉。

【译】阴阳相交合才生成万物，这就是“嘉”。

利者，义之和也；贞者，事之干也。君子体仁足以长人，嘉会足以合礼，利物足以和义，贞固足以干事。君子行此四德者，故曰：乾，元亨利贞。

礼非亨，则偏滞而不合；义非利，则惨冽而不和。

【译】讲究礼仪却不强调亨通，就会偏离正道、停滞不前，从而显得格格不入；讲究适宜却不强调利益，就会变得严酷而不能和谐。

初九曰潜龙勿用，何谓也？子曰：龙德而隐者也。不易乎世，

王弼曰：不为世所易。

【译】王弼的解释是：不因为世人而改变。

不成乎名，遯世无闷，不见是而无闷，乐则行之，忧则违之，确乎其不可拔，潜龙也。

九二曰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，何谓也？子曰：龙德而正中者也。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谨，闲邪存其诚，善世而不伐，德博而化。《易》曰：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君德也。尧舜之所不能加，桀纣之所不能亡，是谓诚。凡可以闲而去者，无非邪也，邪者尽

去，则其不可去者自存矣，是谓闲邪存其诚。不然则言、行之信、谨，盖未足以化也。

【译】在尧、舜的身上也并不增多，在桀、纣的身上也不能没有的东西，就是“诚”。凡是防范并且可以除去的东西，无非是邪恶，能将邪恶全部消除，那么，那些无法除去的东西自然会存留下来了，这就是“防范邪恶存留自身的‘诚’”。不是这样的话，仅仅是在言语和行为方面保持诚信和谨慎，恐怕是不足以达到“德博而化”的境界的。

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，厉，无咎，何谓也？子曰：君子进德修业，忠信所以进德也，修辞立其诚，所以居业也。

修辞者，行之必可言也，修辞而不立诚，虽有业不居矣。

【译】“修辞”，是自己的行为没有不可以对人讲的，要做到“修辞”却不树立诚信，即使有一定的修养也是无法保持的。

知至至之，可与几也；知终终之，可与存义也。

至之为言往也，终之为言止也。乾之进退之决在三，故可往而往，其几；可止而止，其义。

【译】“至之”说的是前行，“终之”说的是停止。乾卦的进退取决于三爻，所以说，可以前往的时候前往，是时机的微妙之处；应该停止的时候停止，是时机的适宜之处。

是故居上位而不骄，在下位而不忧，故乾乾因其时而惕，虽危无咎矣。

九四曰或跃在渊，无咎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上下无常，非为邪也；进退无恒，非离群也。君子进德修业，欲及时也，故无咎。

九五曰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，何谓也？子曰：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水流湿，火就燥；云从龙，风从虎；圣人作，而万物睹。

燥湿不与水火期，而水火即之；龙虎非有求于风云，而风云应之；圣人非有意于物，而物莫不欲见之。

【译】干燥、湿润没有与水和火有约定，而水和火却来靠近它；龙和虎并没有请求风和云，而风和云却来响应它；圣人并没有留意于万物，而万物却无不想见到他。

本乎天者亲上，本乎地者亲下，则各从其类也。

明龙之在天也。

【译】这是在说明龙在天上。

上九曰亢龙有悔，何谓也？子曰：贵而无位，高而无民，

王弼曰：下无阴也。

【译】王弼说：这是因为下面没有阴爻。

贤人在下位而无辅，

夫贤人者，下之而后为用。

【译】对于贤人，要礼贤下士，而后才能使之为我所用。

是以动而有悔也。

潜龙勿用，下也。见龙在田，时舍也。

时之所舍，故得安于田。

【译】因为处境相对宽松，因而得以安闲地呆在田地之中。

终日乾乾，行事也。或跃在渊，自试也。飞龙在天，上治也。亢龙有悔，穷之灾也。乾元用九，天下治也。

王弼曰：夫能全用刚直，放远善柔，非天下至治，未之能也。

【译】王弼说过：能够全部任用刚健、正直之人，放逐、疏远柔佞之人，不是天下最精通治国之道的人，是做不到这一点的。

潜龙勿用，阳气潜藏。见龙在田，天下文明。

以言行化物，故曰文明。

【译】用言行来感化周边的事物，因此称之为“文明”。

终日乾乾，与时偕行。或跃在渊，乾道乃革。飞龙在天，乃位乎天德。亢龙有悔，与时偕极。乾元用九，乃见天则。

天以无首为则。

【译】天将没有起始作为其法则。

乾元者，始而亨者也；利贞者，性情也。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，不言所利，大矣哉。大哉乾乎！刚健中正，纯粹精也。六爻发挥，旁通情也。时乘六龙，以御天也。云行雨施，天下平也。君子以成德为行，日可见之行也。

君子度可成则行，未尝无得也，故其行也，日有所见，日可见之行也。

【译】君子估量可以成功就行动，未尝无所得，因而在其行动中，每天都有所发现，这就是“日可见之行也”。

潜之为言也，隐而未见，行而未成，是以君子弗用也。君子学以聚之，问以辨之，宽以居之，仁以行之。《易》曰：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，君德也。九三重刚而不中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故乾乾因其时而惕，虽危无咎矣。九四重刚而不中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中不在人，故或之。或之者，疑之也，故无咎。

或者，未必然之辞也。其跃也，未可必，故以或言之，非以或为惑也。

【译】或，是表示不一定的意思。其所说的腾跃，是不一定的事情，所以用“或”字来形容，不可以把这个“或”字理解为“惑”。

夫大人者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。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。天且弗违，而况于人乎！况于鬼神乎！亢之为言也，知进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丧，其唯圣人乎，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唯圣人乎！

☷☷ 坤下坤上

坤，元亨，利牝马之贞。

龙，变化而自用者也；马，驯服而用于人者也。为人用而又牝焉，顺之至也，至顺

而不贞则陷于邪，故利牝马之贞。

【译】龙，千变万化并凭自己的意愿行事；马，驯服并凭人的意愿行事。按人的意愿行事而且又是牝马，是柔顺到了极点，柔顺到极点却不正，就会走上斜路，所以说有利于牝马之正。

君子有攸往，先迷后得主，利。西南得朋，东北丧朋。安贞吉。《象》曰：至哉坤元，万物资生，乃顺承天。坤厚载物，德合无疆，含弘光大，品物咸亨。牝马地类，行地无疆，柔顺利贞。君子攸行，先迷失道，后顺得常。西南得朋，乃与类行，东北丧朋，乃终有庆。安贞之吉，应地无疆。

坤之为道，可以为人用，而不可以自用；可以为和，而不可以为倡。故君子利有攸往，往求用也，先则迷而失道，后则顺而得主，此所以为利也。西与南，则兑也、离也，以及于巽，吾朋也；东与北，则震也、坎也，以及于乾与艮，非吾朋也。两阴不能相用，故必离类绝朋，而求主于东北。夫所以离朋而求主者，非为邪也，故曰安贞吉。

【译】坤的道理在于，可以为人所用，却不可按自己的意愿行事；可以响应，却不可以作为首倡者。所以才说君子利于有所往，指的是有所往以期得到任用，若是作为首倡者就会迷惑而丧失准则，作为响应者则可以通过顺从而得到主宰，这才是卦辞说“利”的原因。西和南，就是兑卦、离卦，由此以至于巽卦，都是我的朋友；东和北，就是震卦、坎卦，由此以至于乾卦和艮卦，都不是我的朋友。两个阴不能够相互为用，所以一定要离开其同类、弃绝其朋友，而向东、北寻求主宰。之所以要离开朋友而寻求主宰，不是为了邪恶的目的，所以才说“安贞吉”，即安于正道才是吉利的。

《象》曰：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

坤未必无君德，其所居之势宜为臣者也。《书》曰：“臣为上为德，为下为民。”

【译】坤卦也不是一定就没有君主的美德，只是其所处的时势使其应该作为臣下而已。《尚书》中说：“大臣辅助君上施行德政，帮助下属治理人民。”

初六，履霜，坚冰至。《象》曰：履霜 负冰，阴始凝也。驯致其道，至坚冰也。

始于微而终于著者，阴阳均也，而独于此戒之者，阴之为物弱而易入，故易以陷人。郑子产曰：水弱，民狎而玩之，故多死。

【译】若论开始于微弱最终却能够达到显著这一点，阴和阳是相同的，而唯独于此爻作出告诫，是因为，阴是较为软弱的事物因而容易进入，因此也容易使人陷入其中。郑子产曾说过：水是柔弱的，百姓与之接近却不能严肃地对待，因而多死于水。

六二，直方大，不习无不利。《象》曰：六二之动，直以方也。不习无不利，地道光也。

以六居二，可谓柔矣。夫直方大者，何从而得之？曰：六二顺之至也，君子之顺岂有他哉，循理无私而已。故其动也为直，居中而推其直为方，既直且方，非大而何。夫顺生直，直生方，方生大，君子非有意为之也，循理无私，而三者自生焉，故曰“不习

无不利”。夫有所习而利，则利止于所习者矣。

【译】阴爻居于二位，即阴位，可以称得上是“柔”了。那么又从何而得到“直方大”的呢？回答说：六二爻是最为柔顺的爻，君子表现出顺从哪里还有其他的原因呢，只是因为遵循着理、做到无私而已。所以，其行动表现为“直”，即正直，站在中正的立场而推广其正直，就是“方”，即方正，做到既正直又方正，不称其为“伟大”又能是什么呢。顺从产生正直，正直产生方正，方正产生伟大，君子不是有意去追求这些，遵循着理、做到无私，就自然形成了正直、方正、伟大，所以说“不用学习，无所不利”。需要学习才会有的利，利就会止于其所修习的方面，不会是“无所不利”了。

六三，含章可贞，或从王事，无成有终。《象》曰：含章可贞，以时发也。或从王事，知光大也。

三有阳德，苟用其阳，则非所以为坤也，故有章而含之。坤之患弱而不可以正也，有章则可以正矣，然以其可正而遂专之，则亦非所以为坤也，故从事而不造事，无成而代有终。

【译】三爻具有阳的性质，假使运用它的阳，就不成其为坤卦了，所以有美德却要隐舍它。坤卦的缺点在于柔弱而不可以端正，有了这种美德就可以成为端正的了，然而，如果因为其可以成为端正的就因此而专断独行，那么，也就不成其为坤卦了，因此，要追踪事件加以解决而不要生发出事件来，不要居功但要代替君主将事情完成、办好。

六四，括囊，无咎无誉。《象》曰：括囊无咎，慎不害也。

夫处上下之交者，皆非安地也。乾安于上，以未至于上为危，故九三有夕惕之忧；坤安于下，以始于上为难，故六四有括囊之慎。阴之进而至于三，犹可贞也，至于四则殆矣，故自括结以求无咎无誉。咎与誉，人之所不能免也，出乎咎必入乎誉，脱乎誉必罹乎咎，咎所以致罪而誉所以致疑也，甚矣，无咎无誉之难也！

【译】处在上卦和下卦相交位置的爻，都代表着不安定的位置。乾卦的上卦代表着安定，而将还没有达到上卦的三爻作为危险的地位，因此九三爻才有直到夜晚也还要警惕戒慎的忧患；坤卦的下卦代表着安定，而将开始进入上卦作为困难的地位，因此六四爻才有系紧口袋的谨慎作法。阴爻向前发展而达到三爻，还能够以正自守，达到四爻就很危险了，因此自我约束以求达到没有祸患也没有赞誉。祸患与赞誉，是人所不能免的，摆脱祸患就必然得到赞誉，离开赞誉就必然遭遇祸患，祸患是导致罪恶的原因，而赞誉是导致猜疑的原因，没有祸患也没有赞誉实在是太难做到了！

六五，黄裳，元吉。《象》曰：黄裳元吉，文在中也。

黄，中之色也；裳，下之饰也。黄而非裳，则君也；裳而非黄，则臣尔，非贤臣也。六五阴之盛而有阳德焉，故称裳以明其臣，称黄以明其德。夫文生于相错，若阴阳之专一，岂有文哉！六五以阴而有阳德，故曰“文在中也”。



【译】黄色，是中正的颜色；裳，是下体的服饰。黄色而不是裳，就代表君主了；裳而不是黄色的，就代表臣下了，而不是贤能的臣下。六五爻是阴爻达到鼎盛，因而具有阳爻的德性，所以称裳，以表明它是臣下，又称黄，以表明它的美德。华丽的色彩产生于色彩的相互错杂，如果专门是阴或者专门是阳，又哪里会有华丽的色彩呢！六五爻作为阴爻而有阳的美德，所以说它“内中具有华丽的色彩”。

上六，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。《象》曰：龙战于野，其道穷也。

至于此，则非阴之所能安矣，阴虽欲不战而不可得，故曰“其道穷也”。

【译】到这里，就不是阴爻所能安稳的状态了，阴爻虽然希望不进行战斗但却做不到，所以说“其道穷也”。

用六，利永贞。《象》曰：用六永贞，以大终也。

易以大小言阴阳，坤之顺进以小也，其贞终以大也。

【译】《周易》用大小来称呼阴阳，坤卦的柔顺、上进，指的是其阴性，其正固、终结，指的是其阳性。

《文言》曰：坤至柔而动也刚，

夫物非刚者能刚，惟柔者能刚耳。蓄而不发，及其极也，发之必决，故曰沉潜刚克。

【译】事物并不是刚猛的才能达到刚，只有柔顺的才能达到刚。蓄而不发，达到极端之后，其发必然是果决的，所以说深沉不露才能以刚强见胜。

至静而德方。

夫物圆则好动，故至静所以为方也。

【译】物体如果是圆的就一定好动，因此才用“方”来形容绝对的静止。

后得主而有常，含万物而化光。坤道其顺乎，承天而时行。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，由辨之不早辨也。《易》曰：履霜，坚冰至。盖言顺也。

惟其顺也，故能济其刚，如其不顺，则辨之久矣。

【译】正是因为其柔顺，所以才能克服其刚，如果不是柔顺的，那么早就已经得到分辨了。

直其正也，方其义也，君子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，敬义立而德不孤。直方大，不习无不利，则不疑其所行也。

小人惟多愧也，故居则畏，动则疑。君子必自敬也，故内直；推其直于物，故外方。直在其内，方在其外，隐然如名师良友之在吾侧也，是以独立而不孤，夫何疑之有。

【译】小人只是因为内心有很多值得羞愧之事，所以静止时就会有所畏惧、行动时就会有所犹疑。君子一定要自我保持恭敬，因而内心正直；将其正直用于具体的事情，因而外表方正，正直存在于其内心之中，方正存在于其外表之中，俨然名师良友就在我的身边，因此虽然独处也不觉得孤独，又有什么可以